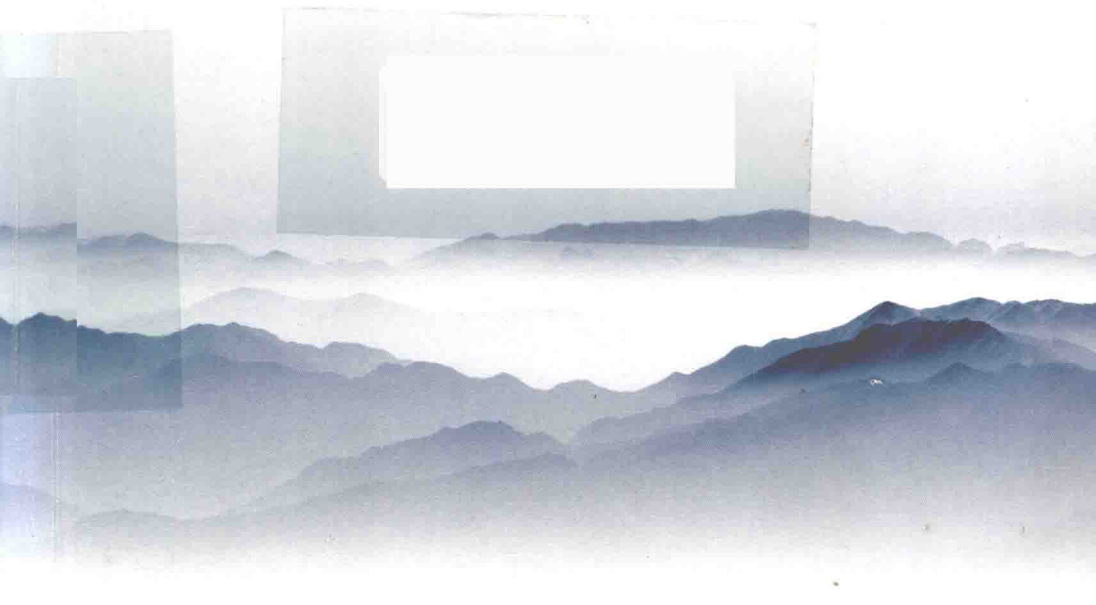


冯积岐
著

关 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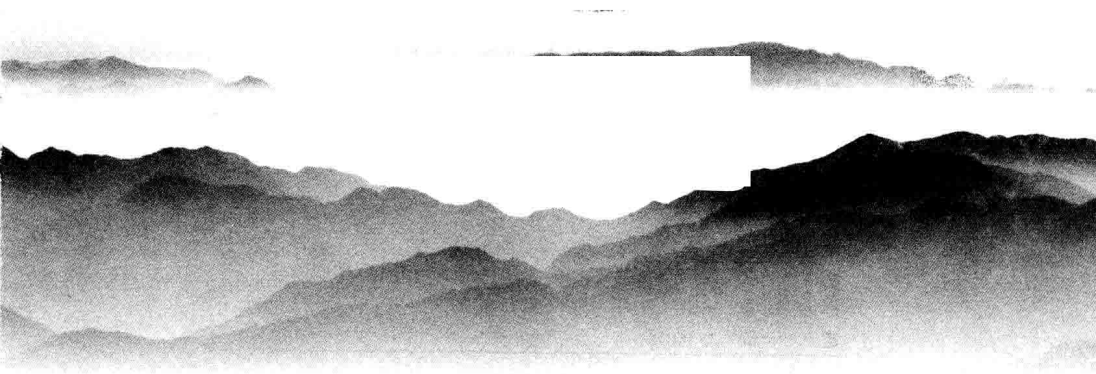


关中

冯积岐
著



江苏凤凰文学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中 / 冯积岐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278-6

I. ①关…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0052 号

书 名 关中

著 者 冯积岐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278-6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二〇〇四年,我动笔写这部作品之前,想把它写成三部。我将《关中》连写了两遍,二〇〇五年又重新写了一次之后,却没有再写第二部的欲望了。直到了二〇一〇年,再次重写这部作品时,才发觉,这是我当时写得很投入的一部作品。二〇一一年,我又修改了一遍。直到二〇一四年,我对部分章节再次进行了改动。这部作品,从开写到定稿,历时十年。

《关中》是我用散文笔法写成的一部小说,尤其是第一卷,完全是散文的打扮,散文的模样。可是,我心里明白,它是小说,因为诸多的情节,诸多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我把它写得像散文一样真,不只是传达真挚的情感,连一些地名、人名也是真的,是从生活中照搬照抄而来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传达我对文学艺术的理解。任何文学作品,形式都是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我采用这样的形式,完全是内容的需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对自己的人生体验的表述,都是作者对这个时代、对人生、对人性独特的理解的结晶。即使写未知的生活领域,也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

当然,对于外国作家来说,跨文体写作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小说中塞进去了日记、文件、信件、通讯报道、电影镜头等等,而散文中也有小说。按理说,各种艺术体裁,彼此是不能跨进彼此

的门槛的。一旦跨进去，张望几眼，也许，会看到另一种风景。如果说，这是一种“反小说”，也算是小说的一种。当然，这种“小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我明白，用散文的形式去写小说，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风险之一就是，也许有些读者会“按图索骥”寻找我笔下的人物，尤其是祖母、春娟、六婶这些曾经风流过的女人，究竟是哪一个？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这些人物是活的，许多年后，看起来，依旧是活生生的一个。她们无论是在“陵头村”，还是在其他什么村，都是无所谓的；她们无论是“我”的祖母也罢，情人也罢，都是无所谓的。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关键是要把人物写活。只要把人物写活了，这就是写作者的本事。一个好的写作者就是要把假的写成真的，把真的虚化为假的。只要写出了自己，写出了风度，我就心满意足了。用散文的笔法写小说，可以尽情地把色彩、形态、画面、气氛、气味渲染出来，让读者尽情地享受一种美感。同时，让饱满的情感充溢在字里行间，用鲜活的情感直接地去感染读者，冲击读者。当然，这要牺牲情节的跌宕起伏，完全依靠语言的功力而站起来——如果你不是语言的王者，不是自己的王者，未必能成功。

目 录

自序	001
第一卷	
一棵壮丽的白皮松	003
二月二	009
一个令人伤感的村名	013
城堡	018
土桥上的车辙	024
血染的石槽	026
冯老爷	030
地窖	034
一天和一年	037
祖父	042
“刺条”	050
车木匠苏师	055
皮匠	059
春娟	063
第一次历经“害怕”	068
死亡或命运	074

我的父亲和母亲(1)	079
过年	089

第二卷

凤鸣岐山	099
第一次进城或岐山人物	103
打狗的岁月	107
受辱	113
赶庙会	116
撵香头	121
“大农”和“人”	127
老师	133
少年感情	139
穿衣戴帽	144
画面与创伤	150
饥饿的滋味	156
1964 年	161
闹鬼	166
我们都是十三岁	172
“文学家”	176
牺牲品	183

第三卷

翻开乡村生活这本大书	189
有花无果	196

怜悯	202
怕与不怕	206
东边的太阳西边出	210
成人仪式	218
知识青年	227
在太白的日子(1)	237
在太白的日子(2)	246
银元	252
桃花山的人家和桃花般的日子	260
我的父亲和母亲(2)	271
二十岁的吻	277

第一卷

一棵壮丽的白皮松

我对故乡最初的记忆是守在村口的那棵高大、挺拔的松树。它的树身雪白雪白的，树底下的青草地跳跃的亮光似乎就来自这树身。这棵松树枝叶茂盛，它的树冠仿佛一把巨大的雨伞在高远、明亮的天空慢悠悠地撑开，和煦的太阳光雨点一般从树冠的枝叶间漏下来，沾在脱落在地面上的松树皮上，那形状各异的树皮就充满了暖意，充满了诗意，更加温馨，更加诱人了。这棵白皮松无声地召唤着我们这些娃娃们，使我们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向往它的形态，向往它的色彩。

我记得，是在秋天里的一个晌午，祖母领着我来到松树底下。田野上静悄悄的，一缕清脆、陌生的响声如同太阳光一般在树下闪烁，我尚不知道那就是松涛声，抬起了羞怯、稚嫩的目光在树冠之间寻找那声音。就在那一瞬间，我记住了这棵松树，而那松涛声就像雨水一样滋润着我混沌未开的心田。我的人生从开初就充满了

色彩和声音：翠绿的松针，洁白的树身，金色的阳光，蓝得很饱满的天空以及边缘很清晰的白云……至于那松涛声，时而如针尖，时而如奔马，时而呢喃私语，时而起伏翻滚，更使我难以忘却。

按照目下的说法，我们这个民族的图腾是一条龙，而我们村里的图腾则是一棵树，一棵白皮松。它是村之宝，它是村之魂。这棵松树也是我们村里人的思想图腾和情感图腾，村里人心甘情愿地匍匐在树下，承认它的权威性和“神”性。为此，制造了许多传说。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个传说就是：有一年一个外乡的小炉匠来到我们村，干完活儿，临回去时，在松下尿了一泡，结果，回去后得了一种怪病，先是大小便失禁，之后便疯癫了。这个传说告诫人们，松树是圣洁之物，是不可亵渎的。松树本身也是一种禁忌。村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动一动，就是这棵松树不能动。千百年来，村里人像捍卫自己的爱情似的，守护着这棵大树。

几十年后，我从县志上读到，我们村里的那棵松树是岐山县的八大景观之一。可是，县志上并没有记载它植于哪一个朝代。据村里的老一辈人说，这棵白皮松和周王朝一样古老。这种说法缘于岐山是周室肇基之地。周室的奠祭之地周公庙就在距我们村子一公里半的西北方向。二〇〇四年春天，陕西省考古队和北京大学考古队在周公庙东边的山梁上发现了庞大的周贵族墓葬群。大量的史料已经表明，我们村繁衍的地方是周人的生息之地。当年，周太王率领周部落出旬邑、过漆水，来到西岐，在我们那一带扎根落地，蓄势待发。有一出叫作《凤鸣岐山》的秦腔戏就是讲述西周走出西岐灭商的历史故事。

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棵白皮松根植于公元九百多年。这种说

法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唐末秦王李茂贞的儿子和儿媳就埋葬在我们村子里。说这棵白皮松是这两个人陵地里仅存的一棵也无道理。

不论哪种说法都是为了表明一种意思：古老。好像古老就是光荣、荣耀的标志，好像越古老越能体现它的价值。

我睁开眼睛第一眼读到的不只是一棵壮丽的白皮松，我读到的是历史！难道历史也犹如这棵白皮松，有几种版本？这棵白皮松触发了我的思索：所有的历史无不记录着撰写历史者的心态、观念和感情取向；所有的历史无不贯穿着个人的意志。《春秋》也罢，《史记》也罢，都有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对人物的褒贬。历史不是照相，英国史学家柯林·伍德的话是对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从我们村里的松树上我看到：历史是经过取舍、删削或添加了的历史。历史和事实是两回事。历史不是摄像机镜头下的产物。几十年来，我总想探寻真相，越探寻越迷茫。

令我惊讶的是，这棵白皮松永远是那么年轻，那么壮观，那么自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目睹着我的祖辈、父辈以及同龄人那张线条分明、或敦厚、或温和的脸庞上，皱纹一点一点地增多，乌黑发亮的头发渐渐变灰、变白、变稀，挺直的脊梁弯下去，佝偻了；手中的锄头、镢头变成了一根木棍或一根拐杖，目光中的苍凉多于自信，言语中的无奈多于得意；我目睹着左手提着竹篮儿右手拿着铁铲，在麦地里挖“地地菜”的小女孩儿，发辫儿由细到粗，胸脯日渐高耸，眉眼里的茫然换成了欣喜。她陪着简单的嫁妆嫁到了外村或外县，一个妙龄女郎悄悄地变成了双手藏垢、一身尘土、拖儿携女的妇人；我目睹着嫁到我们村里的那些花枝招展的女人们丰

满的胸脯转眼间就陷塌了，诱人的肥臀垂下去不再收束，一双双漂亮的大眼睛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光彩，做了母亲，紧跟着就做了祖母。尤其是那些曾经极其风流十分快乐的女人们遭到了岁月无情的嘲弄，在她们身上再也找不见当年使男人们神魂颠倒的影子了，她们用干枯的面容回答自己的青春。和村口这棵饱经风霜的松树相比，人确实太脆弱了，人经不住岁月的煎熬，人在漫长的日子面前算不了什么。日子不仅不动声色地改变了人的容貌和心态，它更残忍地将高贵的或卑贱的，伟大的或渺小的一起淹没了。千百年来，这棵松树岿然不动，冷静而平静地观看着我们村里的人一代一代出生，一个一个长大成人；眼看着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庄稼人被亲人们抬进了坟地，埋进了黄土中。然而，它却永葆青春，悠然自得。如果说它就是岁月，岁月竟然如此残酷！

在岐山县，我们村里的松树是唯一的。也许，在祖国版图上的村庄里，它也是仅存的少数几棵。然而，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它的意义不在于古老和珍贵，而在于，它使我激动和兴奋。它使我的遐想飞翔，情绪饱满。

每当我拉着祖母的衣襟走亲戚的时候，每当我跟在父亲或母亲的身后进县城的时候，站在几里或者一二十里以外，我的目光穿过平原上像谷苗一样乱撒的村庄，一眼就能捕捉到我们村里的那棵大松树，它傲然挺立，尤其独特。假如距离更远一点，还能看见它在薄纱一般的雾霭之中闪烁不定，或者在袅袅而升的暑气中摇摇曳曳。它不但显示着朦胧的美，而最终会如同少女的心思一样定格，定格在对爱情的坚定不移上。一旦这棵松树进入了我的眼帘，即使我疲惫不堪，即使我饥饿难耐，即使我已经沮丧失望，我也

会浑身充满力量，奔着那棵松树而去。松树告诉我，我们的村子就在眼前，回家的路不远了。在我幼年的心中，它是一个耀人眼目的亮点，它是暗夜中的曙光，它像北斗星一样镶嵌在碧蓝色的天穹，镶嵌在永恒的北方！它像我爱恋过的女人一样随着我的血液而流动。它就是希望！有希望就有力量，有希望就有奔头。于是，我抬起腿，跟随在大人们的身后，迈开了稚嫩的一步。

长大成人后，当我意识到，这棵松树不只是一种风景，而且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权威或权力；当我意识到这棵松树被村里人赋予文化意蕴的时候，我对它的畏怯就多于崇敬了。

这棵松树既然是我们村里的村魂，我们村里的人捍卫松树就像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由此，祖母的传奇人生便和这棵白皮松有了牵连。

那时候，周公庙里驻扎着国民党黄埔军校的第七分校的学员。不知是由于军饷不足，还是其他原因，在军校里学习的年轻娃娃们到了冬天还穿着短裤单衫，冻得瑟瑟发抖。附近的村里流传着一首歌谣：“军校军校，白天睡觉，晚上伐树拆庙。”如果他们白天明目张胆地去糟害老百姓，老百姓就会挺身而出，护树护庙。因此，每逢夜深人静之时，官兵们带着这些年轻娃娃们去附近村庄里找官树拆官庙，以此补充军饷。

军校的官兵们几次到我们村来砍伐松树都没有得逞。

那年初夏的一天晚上，月色溶溶，凉风习习，村庄已酣然入睡，田野上恬静得能听见小麦成熟时发出的懒洋洋的声音。军校的官兵们悄悄地没入村庄，他们把松树团团围住，开始砍伐。村里人闻讯赶来了。族长指挥村里的年轻人护树，于是，那些小伙子们和军

校的官兵撕扯在一起，军校官兵手中的枪杆子毕竟不是烧火棍，他们鸣枪警告，村里的年轻人毫不畏惧，扑上前去夺枪，一场血案如箭在弦上。这时候，祖母颠着一双小脚来到了树下，她老远就喝喊：住手！祖母乌黑的发髻蓬松，一件水红袄儿尚未系上纽扣，一件葱绿绸裤遮住了脚踝。她朝松树跟前一站，伸手抚了抚一绺子头发，显得极其镇静自若。她说，你们砍，朝我身上砍。士兵们看着祖母，呆若木鸡。连长来到祖母跟前，祖母叫了一声那个连长的名字，连长看看祖母，立时傻眼了。祖母没有扣住衣扣而裸露的酥胸使当空的皓月仿佛失去了颜色，她那带有愠怒的瓜子型的脸庞透出的是十分饱满的妩媚，她那懒懒散散的样子和恰如其分的艳丽溢出来一股使人眼花缭乱的美！那天晚上的祖母美得使任何男人都要颤抖！每逢初一、十五日，祖母去周公庙进香，两年前，她就和这个年轻的连长相识、相好了。至于说，祖母和这个连长如何缠绵，我就不细说了。祖母活着的时候，不止一次在我跟前感叹：那个连长呀，长得有鼻子有眼，太俊样了。连长一看站在月亮地里的祖母，两眼放光，光彩照人。他对士兵们喝喊一声：向后转，开步走！连长走到松树跟前去，扛起祖母，扛上肩头，一直朝茂密的麦田中走了，即将成熟的麦子被连长搅动了一股清香……

面临灾难的松树有惊无险。

祖母的护树只是一段传奇。传奇里浸涵的祖母的胆气、浪漫以及和连长演绎的爱情，作为一种口头话本和古老的松树一样书写在松陵村人的心中，经久不衰。只有古典式的爱情才会和这棵白皮松一样四季常青，永不衰老！

二月二

在我出生之前，把笔触搭远一点，早在二千年以前，我落草的那块土地就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就和“经典”有了联系。《诗经》中，有好几篇和我出生的那块土地有关的诗作。一句“凤鸣岐山”像种子一样把故乡的古老和神奇遍播中华大地。“凤鸣岐山”，不仅是诗句，也蕴含着可圈可点的典故。

我的出生地——关中西部的岐山县，是我一辈子也书写不尽的土地。它太古老了，我们的民族有多古老，这块土地就有多古老；它太丰厚了，即使最优秀的诗人用笔尖只能挑破它的表皮；它太沉重了，再坚硬的支点再牢固的撬扛，也难撬动它。

祖母活着的时候给我说过，我来到人世间的那天凌晨，天气阴沉沉的，天空堆满了凝重的灰色云块，四合院子里灌满了凉嗖嗖的气息，光秃秃的树枝在粗硬的北风中发出了干枯的响声。黎明时，院子里落了一层柔软而洁净的细雪。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强硬的西北风终究将阴霾的天空扫荡成一个赏心悦目的口子，苍白的太阳光从那道口子里急促地射下来，院子里的鸡爪雪很快消融了。

一家人为我选择的出生日期而高兴，因为二月初二是一个容易被人记住的日子，也是一个很吉祥的日子。用祖母的话说，我是和龙王爷同一天过生日的。到了五六岁，我在古装戏的龙袍上第一次见识了龙；长大以后，我才读到了龙的传人的故事。我对龙的